

新  
說  
書

二  
集



# 新說書

第二集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至聖孔子像  
亞聖孟子像

定價 大幅各二角  
小 幅各六分

本館前照曲阜及鄒縣石刻。  
臨摹孔孟肖像各一幅。並依  
據鄆縣天乙閣所藏歷代帝  
王名人圖像顏色。敬繪付印。  
極爲學界歡迎。茲復用三色  
版印成小幅。衣冠文采。嚴肅  
鮮明。誠各學校所必備者。

元(418)

## Science Novelettes

No. 2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三版

(新說書第二集)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貳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演詞者 無錫孫毓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桂林梧州  
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五年七月廿八日稟部註冊八月廿八日領到文字第六百卅六號執照

勸 誤 表

面  
行  
字  
誤  
  
正

三  
一  
三〇  
豎  
  
豎

二八  
一  
一一  
加字衍

四九  
六  
三二  
葡萄下脫牙字

# 新說書第二集目錄

第一回 管社村學生真得意 國慶日鄉老漫談天

第二回 民主國祖功宗德 清教徒創業垂基

第三回 闢荒島魯敏孫是先師 赴美洲五月花獨冒險

第四回 作平民真享平等福 講自治大暢自由權

第五回 卡佛爾剋成民主業 華盛頓初奏獨立功

第六回 法蘭西革命同兒戲 管社村國慶初散場

閱者一觀右開之目錄。則知新說書第二集之題目。是美國獨立以前。百有二人之故事矣。世人崇拜華盛頓。則喜讀華盛頓傳。世人豔羨美國獨立。則喜讀美國獨立史。然皆非其本也。夫千尋之木。必起於種子。萬里之程。必始於跬步。言事必有其本也。言歸乎本。則必推此百有二人。昔日本西鄉隆盛。與人過大坂城。指巍峨之城牆曰。「此城古而有名。然所以成其名者。彼無名之甃石耳。」

吾亦曰華盛頓之聖也。獨立戰之義也。皆有名之英雄。而彼百有二人者。實無名之英雄也。社會之大患在於千萬人中。不能得一無名之英雄。而惟有一有名之英雄。此等現象於共和國尤不合宜。成吉思汗。

即元史所稱之太祖。今東西文書中多舉其名。汗即

蒙古之尊號也。

蒙古之大帝也。亞力山大馬基頓。

小亞細亞之古國。

之雄主也。當其生也。據叢

爾之地。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其勢莫當。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可謂壯哉。而使其民不商而富。不學而強。如侏儒國人。巨無霸。負之而趨。渺渺之躬。驟然有曹交九尺之長。曾幾何時。而其所負之。而趨之。英雄鍾沉漏盡。日落西山。國民之勢力遂亦一落千丈。復其侏儒之面目。而不能自立矣。此於專制之國。且然而況共和之國。以平民爲主。以政府爲客者。耶。社會之相需。無名之英雄。蓋如此其急也。無名英雄產出之時。亦有徵候。可驗乎。則應之曰。有如其時。風俗醇厚。社會平和。則可決其爲無名英雄。產出之徵候矣。今我開國之初。欲望有名之英雄。出世。旋乾轉坤。使我國有光榮於世界。必先吾儕。皆勉爲無名之英雄。而後

可悠悠萬事惟此爲大新說書之取材於百有二人也豈徒據以爲開篇之資  
作者之胸中蓋有無限之低徊焉法事亦近世之龜鑑也故取以爲殿。

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十四日

編者識



# 新說書第一集

無錫孫毓修演詞

第一回 管社村學生真得意

國慶日鄉老漫談天

新說書第一本。六回書中。是借重高子興先生。做了書中的主人。還有管社小學生。以及吳士法、陳阿和、熊長勝、管心農、張子英、小阿四、一班人。做了陪客。那一班人。都不過在鄉下地方。守著本分。或是訓蒙度日。或是手藝營生。或是耕種田地。或是開設鋪子。並不是甚麼有錢有勢的人。看官須知天下。越是無錢無勢的人。倒是老老實實。與他們講得來話。因此這第二本新說書。率性一客不煩二主。依舊是這幾個。陪着高先生。混在一處。談些古往今來。倒能造出一個新社會。話說民國二年十月初十日。是我們中華民國第二次國慶日。吳士法等於民國元年的十月初十日。遇過第一回國慶日子。早已曉得這是前清宣統三年份。舊曆八月十九日。湖北武昌府城裏。革命軍起事之日。從這一日起。不上四個月。便除去世襲的皇帝。改了民

選的總統。每年遇到陽曆十月初十日。叫做國慶日。一年易過。今又第二次國慶日來了。第二次國慶日。恰逢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就任之日。真是錦上添花。城市之中。有官司衙門。大鋪行商的。掛燈結綵。好不熱鬧。但管社是個山野地方。鄉下人那管他國慶不國慶。照舊過他的日子罷了。幸虧有了個小學校。總算沒有放他們把個雙喜日子。糊塗過去。現在且說管社小學校裏。先一日放了假。小孩子喜

日 慶 國



歡得什麼似的高先生把課堂收拾一過。改做了客堂。預備接待來賓。門外豎起兩面紅、黃、藍、白、黑的五色國旗。管社山裏有的是松柏。高先生想央人去採些來。紮他幾道綵子。豈知山裏人聽說是國慶日用的。大家論擔的挑來。不要高先生費一點心。幾個年長的學生。見有了松柏。齊來動手。紮成綵子之外。又做成共和萬歲四個大字。碧綠蒼翠。倒也新色。又上城去買幾十盞燈籠。再秤他幾斤大紅蠟燭。燈籠是高先生吩咐只買白壳的。價錢可以便宜。買了回來。高先生親手打了樣子。叫學生在燈籠上。每盞畫了兩面交叉的國旗。再寫上國慶兩個大字。在各處掛了。一個冷清清的小學校。居然做得花團錦簇。氣象一新。村上男女。各來觀看。這些男人。雖然入了民國。除去絞掉了一條尾巴似的辮子之外。其餘仍是前清打扮。戴一頂草帽的。已算極新了。獨有小學生。身穿西式操衣。頭頂學生帽。腳穿烏皮靴。挺胸疊肚。好不像樣。今見大家都來看自己的學堂。如看西洋景一般。面上覺得很有光彩。到了晚上。幾十盞燈籠。一齊點起。益顯得風清月白。火樹銀花。小學生各引了父母弟妹。

穿梭似的。東也一堆。西也一簇。也有嘴裏唱着國歌的。高先生招他們進了客堂。一眼先見了陳阿和。問他今天是國慶。你也停工沒有。陳阿和道。這兩天池裏要料。田裏要收成。十分窮忙。兒子說。今天是國慶。勸我也該樂一天。我沒奈何。起了一箇早。太湖裏去弄了一船草。喂了魚。才算完了池裏的工課。下半年是停工的。高先生又見管心農。問他今天館裏也放假麼。心農回說。學生們一聽國慶二字。比他自己的喜事還起勁。早已趕到這裏來了。我不放他們。他們也放我了。原來管心農本在管社村中。設了一座極大的蒙館。自從有了這個新式學校。他的生意。自然而然的。不濟起來。現在搬到別村。重開他的子曰店去了。他見勢頭不對。也把自己的私塾。大加改良。教學生讀上海出的共和國教科書。三百千的債。從此還清了。他見了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新地理等。不覺起了一個疑心。以爲我國的政體。改了共和。所以教科書也稱做共和國教科書。但當專制政體的時候。何以不稱做專制國教科書呢。管心農想來想去。總不明白。今高先生問他的學堂。觸動了他的心事。因提出來。

做個問題。高先生道。共和是最好的政體。專制是最壞的政體。我們替新生的孩子。或是替新開的鋪子。題一個名字。總要揀好稱呼來做名字。沒有揀個壞字眼的。只此卽是教科書有題共和國的。沒有題專制國的道理了。專制共和。鄉下人本來無可無不可。卽如今天的國慶。也不過大家趕熱鬧。心裏仍是糊裏糊塗。今聽高先生明明白白。分別出他的好歹來。反引起了大家的不平。齊聲道。現在的小孩子。常說共和之世。沒有皇帝壓制。人人可以自由了。更說外國裏頭。有甚麼法國、美國。也是如此。所以他們的國勢強盛。但我們自從脫了前清的舊朝代。入了民國的新世界。算來已經一年多了。除去剪掉了累墜的辮子。改用了無閏的陽曆之外。鄉下人天高皇帝遠。實在還沒有嘗着共和的好處。高先生聽了。回想自己「共和是最好的政體」一句話。絲毫不曾說錯。但如果不明白共和的真理。大家胡亂爲王起來。倒不如專制國的有法律。有秩序了。這便是陳阿和等惹起疑心的地方。因卽答道。共和實是最好的。現在我們不見他的好處。但見他的壞處。這都是我們的不好啊。這

句話一說出來。連個不識字的陳阿和。也直跳起來。喊道。我們有何不好處。又挨不到去做官。他們鬧翻了。也與我們無干。高先生道。此事一言難盡。我們上回。在泰伯祠裏講過。脚底下的美洲。如今仍是講個脚底下的美國罷。正是

隣國可爲鑒。他山是我師。

未知高先生講些美國甚事來。且聽下回交代。

釋義

此回開場言。「世上越是無錢無勢的人。倒是老老實實。與他們講得來話。」至哉斯言。蓋一國之元氣。斷在此等平民。至此等平民。亦嫌政治之不良。則大亂作矣。我國平民勤儉耐苦之風。尤高出於世界。苟善用之。雖無資本而可富。雖無甲兵而可強。所急需者。智識耳。此「新說書」之所由作也。

一國皆有一國之國歌。以激發人愛國之心。我國自古以來。詩集之多。可以汗牛而充棟。却不能指定誰一首詩。雖不識字之人。亦能背誦如流。可以名爲國歌者。

此亦一大缺點。民國成立。北京教育部。始懸五百元之賞金。以徵國歌。既而仍無合格者。有人謂上古舜禹禪讓之時。有「慶雲歌」。繹其辭意。既合清廷退位之事。而「光華復旦」云云。又與光復漢土。中華民國之意相關。政府即採用之。民國二年。四月初八日。正式國會開會之日。即用此歌。其詞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時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卿雲者。五色之雲。糺同糾。凡三股合搓一繩。謂之糾。縵。遲回不進之狀。「卿雲爛兮。糺縵縵兮。」言五色之雲。交互而停於空中。清風麗日。一片太和之景。可想見也。「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言舜去而禹繼之。如日月之迭照。今以喻清廷終而民國興也。「時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則舜禹禪讓。本合公天下之義。如今借用。亦正合拍。

不知陽曆者。以謂陽曆無閏。其實非無閏也。惟閏日而不閏月耳。地球繞太陽一周而成歲也。爲時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陽曆定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積四年則多一日矣。積之累年。則寒暑忒矣。故每四年。則於二月中多一日。平年之二月常是二十八

日閏年之二月。以作閏年。欲知閏年。亦有一法。凡西曆紀元年數。以四除之。得整數者。則是閏年。如一千九百八年。一千九百十二年是也。但其年數。以百除之。得整數。再以四除之。不得整數者。則非閏年。如一千八百年。一千九百年是也。中華民國之以陽曆爲正朔。始於前清宣統三年。舊曆十一月十三日。卽民國元年正月朔日。而南京政府成立之日也。

今政體既改。無論城鄉之人。自應遵用新曆。但鄉人以習慣所在。歲時伏臘。私用舊曆。亦尙情有可原。惟辮子則必剪無疑。蓋辮髮之習。始自滿洲。滅明之後。乃推行於中國。當時漢人實不願。滿人以威力強之。下「留髮不留頭」之諭。江浙之閒。爲此而死者。不可勝數也。夫人民之服從與否。以人心之向背爲歸。近如英滅印度。法滅安南。於體髮之裝飾。皆仍其故俗。未嘗強迫其改從英法之俗也。以體髮之改變。爲服從之記號。此實野蠻人之所爲。譬如甲乙兩家之雞豚。恐其相混也。則剪豚之毛。染雞之羽。以爲別焉。由此言之。髮辮之垂垂。不特不便於作事而



已。且以人類而等於雞豚。可恥執甚。故前清之季。彼亦深悟其非。而降剪辮之上諭矣。今滿洲之同胞。亦以髮辮之不便。而多剪去者矣。漢人更何所用其遲回哉。鄉人又有謂剪辮於命運不利者。此等無稽之說。更不可信。

蘇常間之鄉塾。舊例。入學者先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謂之三百千。以此敷衍過一年。方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其尙不出學者。接讀幼學須知、古文觀止、二書。此亦一時之教育史也。

國慶日。惟小學生最喜。管心農云。「學生一聽國慶二字。比他自己的喜事還起勁。」此輩當略解共和真理。可見愛國者必曾受新教育之人。

不識字的陳阿和一席話。頗足代表民意。然不知共和是最好政體。而徒因噎廢食。此所以成其爲不識字人之見解也。又云。「我們有何不好處。又挨不到去做官。他們鬧翻了。也與我們無干。」此等無責任之心理。亦足代表一般人民。

## 第二回 民主國祖功宗德

清教徒創業垂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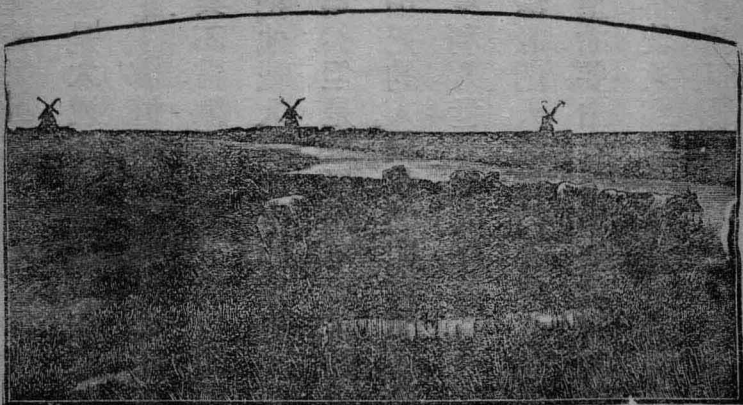
上回書中。說到高先生的意思。各種政體之中。推尊共和最好。要在隣國裏頭。尋個民主的雄邦。做個共和的好樣。因此講到腳底下的美國。衆人久仰高先生學問又博。心腸也熱。他的話。比舊時茶館裏的說書先生。說得還好。橫豎今晚是國慶。樂得熱鬧一熱鬧。便欠睡些也不妨。於是大家耐着心。洗耳恭聽。但他們料高先生必是講現在的美國怎樣強盛。百姓怎樣享福。豈知高先生反捨了現在。老遠的說起美國開天闢地的老祖宗來。美國開天闢地的老祖宗。不似我們的老盤古。單單是一個人。他的總數。統共有一百零兩個人。原是東半球英國人氏。屬於二房一派。他們遷居美洲。在科倫布初到美洲以後。一百二十八年。在中華民國以前。二百九十一年。那時還沒有什麼「美國」。從一百零兩個人到了之後。這未來的美國。譬如一朵花。已經下了種子。當時美洲地方。原是五房紅色人的產業。他們有了偌大的一片陸地。百事將就。天氣炎熱的南美洲。還有幾處草草的城池。幾件粗粗的工藝。幾座高高的廟宇。還有幾種歪歪斜斜的文字。要算是他頂好地方。至於北美洲。天氣

寒冷。人煙稀少。只有連天的草木罷了。草木之中。只有獸蹄鳥跡。紅人三三兩兩。搭些蓬帳。在此住下。那鳥獸便是養活他們的爹娘。吃的穿的。都是靠他。一百零兩個人。到的即是這個北美洲。野蠻的五房。生怕他們來了。估了自己的地方。滅了自己的生計。因此便橫了一個殺心。以爲他們的本國。與美洲隔著一條大海。來的人數。總是有限。殺怕了白人。白人自然不敢再來糾纏。他們的念頭。可也同光緒庚子年的義和拳一樣。那一百零兩個人。於是苦的了不得。他們在本國。也有親戚朋友。也有田園家庭。自古說「君子不去其鄉。」爲什麼他們丟下本國。拖男帶女。哭哭啼啼。來到這個地方呢。高先生正要說下去。小阿四急忙搶白道。想是學風塵三俠中的虬髯公。因在本國搶不到皇帝做。所以走到日本。謀鞦個外國皇帝去了。天津說大鼓書的。有這回故事。小阿四曾跟高先生到過天津。定是在鍋店街上。偷空去聽了一回。所以今還記得。高先生道。不是不是。不要說一百零兩個人。不想做甚麼皇帝。後來他們的子孫。有了現成皇帝。還不要做咧。他們拚命冒險。一切不顧。只是爲

着自由二字。高先生說至此。頓住了口。要把自由的意思。解明白了。方再講下去。大家只聽得高先生道。那一百零兩個人。與他人爭回自由。難道即是剛才阿和兄說的。「小孩子常說共和之世。沒有皇帝壓制。人人可以自由。」他們因英國有皇帝在上頭壓制住了。不能肆無忌憚。稱心行事。所以逃到美洲去麼。我可斷定他們決不爲此。原來一個人安分守法。依理行事。自己不去侵犯他人的權限。也不許他人來侵犯我的權限。如此方是自由的真滋味。若是肆無忌憚。稱心行事。一家如此。一鄉如此。甚至一國如此。那還成個世界麼。衆人聽高先生說完了。才曉得越是安分的人。人家不能去侵犯他。享的自由。格外十足。小孩子不依道理。不服教訓。無法無天。引得家長不能不管束他。他的自由。無怪享不成了。但那一百零兩個人。既是循規矩的。何以還有人侵犯他們。使他們保不住自己的自由。迫得向人要爭這自由回來。爭之不得。竟致逃入他鄉。這個道理。實在可疑。幸虧高先生猜着了聽書人的心事。急忙接入正文道。講起這事來。可使諸位知道專制君主的可惡了。當英國國

王亨利八世在位的時候。忽然硬作主張。定了一種甚麼國教。在各處張挂榜文。說凡是英國人。皆應丟了舊教。信奉國教。有不依的。便是大逆不道。殺不可恕。原來西洋二房裏。信奉的只有耶穌教。不像我們大房裏。除了儒道兩教之外。又從印度來了佛教。從亞刺伯來了回教。但無論那一種教。信與不信。總要出於人的自願。誰也不能相強。所以「信教自由。」現在文明各國。皆把他載入憲法中的。英王不顧情理。下了這張榜文。國人見了。也有心中老大不以為然。但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也有糊糊塗塗。無可無不可的。內中只有一種守道不怕死的人。說我們願信那一種教。應聽我們作主。如要相強。我們身可殺。教不可改。亨利八世於是大怒。查明白了。誰是違拗他的。罰的罰。殺的殺。從此這起人。出名了。清教門人。清教門人要改教。則良心難欺。要不改教。則性命難保。良心與性命。是並重的。要兩者俱全。除非避到外國去了。那是各人頭上一方天。英王便奈何他們不得。後來到底依了三十六著。走爲上著的計策。他們第一次避難的地方。卽是與我們通商最早。夏天把荷蘭布來做

小衫奪去江西夏布生意的荷蘭國。荷蘭國在歐洲北面。與英國只隔得幾天海程。清教門人中。有兩個爲人最好。大家信仰他的。一名白魯端。一名陸平生。搭船到了荷蘭。察看明白了。然後通知本國的人。說荷蘭也是個專制之國。惟百姓們信教一事。國王向不去管帳的。不過異鄉客土。舉目無親。來日大難。熬得苦的便來。可是說的。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在英國的清教門人。得了這個消息。皆說吃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苦些又何妨呢。因此個個願意開鋪子的。收了鋪子。有田地的賣了田地。當職司的辭了職司。百十來家男女。一窠蜂的。含悲帶恨。到了



荷蘭自古道。居家不算窮。客裏真是苦。他們離了本國。有行業的也失了行業。有產業的也失了產業。只得各人靠著一雙手。辛辛苦苦。安分度日。也不想做官。也不想發迹。大家和和氣氣。一味向上。真是沒有皇帝。也好過日子。奉的仍是老式的耶穌教。說的還是道地的英國話。一切大事。自有白魯端陸平生兩人替他們作主。倒也無是無非。清閑快活。不去記憶本鄉了。荷蘭人起先。看他們不起。後來也很敬重。在此一住。不覺過了十二個年頭。很添了許多小孩子。從此傳宗接代。便在荷蘭生了根了。何必還要到美洲去。那知有了小孩子。他們反不能在荷蘭居住。迫得學著孟母三遷。正是

父老猶知行漢臘 兒童多半換鄉音

未知清教門人。有了小孩子。爲何再不能在和蘭住。且聽下回交代。

釋義

我國太平洋對岸之美國。泱泱乎大國也哉。彼亦共和國也。我去學之。自極近情。

顧我方開國。彼已守成。以童子而學成人。不如以童子而學童子之尤爲親切有味。故與其講美國守成之事。不如講美國開國之事。

講美國開國之事。則必問其開國之人物。其人物爲華盛頓乎。曰否否。爲十三州之戰士乎。曰否否。求其真正開國之人物。則必歸本於始至美洲之百有二人。高先生著眼於此。可謂知其本矣。但清教門人至美洲之前。實先至荷蘭。終以不忘祖國之故。其故詳見第三回復從荷蘭入新世界。以自成一團體。開國之規模。共和之精神。實先於荷蘭植其基。溯委窮源。則此一段緣由。自不能從略。

清教門人之先至荷蘭。繼至美洲。非國也。家也。從來專制之國。無不起自平民。化家爲國。不料民主國開創之歷史。亦與專制之朝。化家爲國者相同。此亦一奇也。高先生言。「從一百零兩個人。到了美洲之後。這未來的美國。譬如一朵花。已經下了種子。」須知清教門人在荷蘭。是下種之時。百有二人到美洲。是發育之時。拒英國。倡獨立。爲開花之時。故此回卽是共和國之影子。



第一回書中。高先生說。「現在我們不見共和的好處。但見共和的歹處。這都是我們不好。」陳阿和等聞之。莫不同聲叫屈。欲問其所以然。似乎第二回書中。應以我輩不會享共和福氣之故。敘述明白。方完正文。不知此事甚長。萬無一語道盡之理。故只能用急脈緩受之法。然本回雖尚未用直筆寫出。讀者第以彼開國之規模。與我開國之規模。兩兩比較。則「我們不好」之故。即可恍然。不必讀至下回。已圖窮而七首見矣。

歐洲自法蘭西大革命之後。君權日消。民權日長。而自由二字。幾於無人不知矣。一二十年前。我國譯本書中。偶有見者。此時雖士大夫亦不能得其確解。張文襄公之洞作勸學篇。至以訓詁之學解之。支離可笑。其時既無自由之福。亦無自由之害。至於近年。自由二字。雖販夫走卒。耳熟能詳。甚至自由車也。自由箋也。亦如太史餅東坡肉之大著其名。而自由之解釋。大致皆與陳阿和所聞者同。流毒於社會。則誠如羅蘭夫人所云。「自由自由」。世之萬惡。皆假汝之名而爲之也矣。

今觀高先生之解釋自由也。既如本回所云。則亦平平無奇耳。高先生且言。「如此方是自由的真滋味。」若高先生之所言者是。則陳阿和之所聞者非矣。觀彼最愛民權。爭自由之清教門人。辭本國而出亡也。則曰。「熬得來苦的便來。」則曰。「各人只得靠著一雙手。辛辛苦苦。安分度日。」也不想做官。也不想發迹。」至其結果。則「大家和和氣氣。一味向上。真是沒有皇帝。也好過日子。」倒也是無非。清閑快活。」即此已算得自由之福寫盡。願讀者將此情景。閉目一思。自由何如。民權何如。

英王亨利八世之時。羅馬教皇之勢力。可以驅策各國之帝王。可以征斂各國之租稅。而獨不及於英國。亨利八世。乃叛英國教。令國人棄羅馬教而從之。其目的則在學教皇之征取民間之教稅。人民之所以反對也。此時英國有四種教。一是羅馬舊教。二是耶穌新教。三是英國教。四是清教。清教門人。以耶穌新教之在英國者。尙未盡善。故更思改易之。而反對國教。初至荷蘭。後至美洲者。實清教門人

中之一派。此派又名獨立教。皆英國北部之人。在荷蘭僑寓之邑。名爲賴頓。在北海之濱。離荷蘭京城海牙三十里。

保國保種之念。何人不有。雖紅色種人。亦知之矣。顧其手段。則何與義和拳相似也。義和拳。又何與紅種人相似也。天涯遙望。同病相憐矣。

東半球人之發現美洲者。皆知爲科倫布。德國地學家。又歸功於意大利人亞美利加。今亞美利加之名。所由來也。近世歐洲之人。始知初至其地。而傳種於茲新邑者。實爲黃農虞夏之子孫。而我輩之遠祖也。其證據有四。一今紅種人之骨格。與中國人大同而小異。二紅種人之言語。亦是單音派。三厄爪多國內。在地中發現王莽時古錢。串錢之繩。亦是中國所製。四祕魯國內。有一殘碑。尙存太歲二字。凡此證據。皆極確鑿。以其時考之。當在距今一千五百年前。亦如拉丁人之以南美爲根據。而蔓延至於北美者也。想其一去之後。與故國交通斷絕。故遂生長老死於此。而文化亦不能進。第世遠年湮。書缺有間。此開闢新世界之人物。爲之子

孫者。不能述清芬而揚祖烈。反使科倫布獨擅其名。我輩能勿有媿色哉。

第三回 關荒島魯敏孫是先師

赴美洲五月花獨冒險

上回書中。說到清教門人。因爲有了小孩子。便不能再住在荷蘭。衆人正要聽高先生說下去。忽見他走出客堂。把國慶燈籠。吹滅了一排。意思是要等那一排的蠟完了。然後再把這一排點起。如此輪流過來。可以照得長久而蠟反省。也是高先生經紀的算盤。料理停當。重新入座。衆人鴉雀無聲的。聽高先生說道。清教門人。雖然住在荷蘭。到底仍是英國人。過了十二個年頭。仍是還他老英國的派致。那小孩子。正是見了雞便學跳的時候。說句文縷縷的話。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意思了。他們一出門。所見到的。聽到的。盡是荷蘭人的風俗。小孩子自然而然的。也學了荷蘭人的樣子。到得後來。幾乎連英國話也忘記了。他們的父母。心中著實憂愁。管心農聽到這一段話。禁不住問高先生道。聽得人說我們在外國的留學生。和在外國長養的孩子。不要說西瓜大的中國字。不認得一個。連一句話也不懂。回到本國。

還要請了通事。纔能夠與本國人講話。清教門人的小孩子。說著荷蘭話。隨他咕哩呱嚕去。有何不可。愁他怎的。高先生道。心農兄有所不知。世有無家的漢子。沒有無國的人民。一人的言語文字。是一國的表記。捨了自己。去跟他人。便是自己滅自己的國。至於學校裏面。學生要讀外國書。原是爲求他的學問起見。本國的语言文字。斷乎不能丟掉的。清教門人。因不能信教自由。逃到荷蘭。原是萬不得已。荷蘭人不敢欺負他們。只因英國的國勢。好比如來佛的祥雲。英國人跑到那裏。祥雲也會跟到那裏。做他們的護身符。他們也很明白。只個道理。所以雖然恨著無道的昏王。仍是愛著生身的本國。今見孩子們。漸要變成荷蘭人。將來就是無國的人了。豈不是個極大的憂愁嗎。白魯端、陸平生兩人。正在商議此事。剛剛有個英國朋友。寄來一部新出的小說。叫做「魯敏孫絕島漂流記」。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大家纔如夢初醒的。得了一個主意。諸位想那部小說。是什麼一回故事呢。做小說的。說有個甚麼魯敏孫。坐了海船。漂洋過海。走到半路。他的船失了事。同船幾百個人。一個也沒有



魯敏孫獨居荒島之時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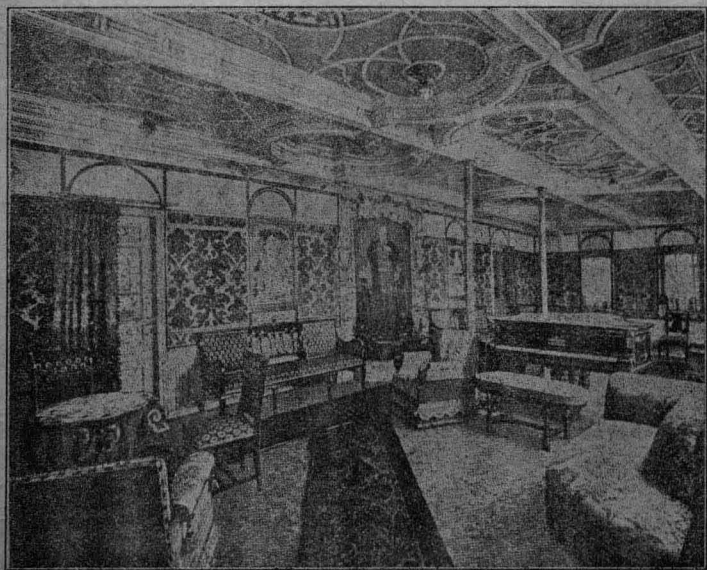
活。單是魯敏生微倖了性命。隨風趁浪。漂到一個島上。登岸一看。但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竟是混沌初開的一個荒島。除了魯敏孫之外。更無第二個人。我們替魯敏孫設想。處了這個境地。不是飢寒疾病死了。定是抑鬱無聊死了。他却不然。一個人

在荒島上自己種田。自己裁衣。自己造屋。孟夫子說：「人之一身。備百物而爲之用。」魯敏孫所用的。件件要親手自造。搨旂打傘。變老虎。倒也虧他忙的。每天起來。某時讀書。某時做事。一天有一天的課程。不因是一個人便放肆了。對著不會開口的禽獸草木。也是公平正直。不因是一個人便自欺了。在此二十五年。把個無人島收拾得山清水秀。世泰時和。看官須知這段故事。雖然說得有枝有葉。却不比在下的「新說書」。句句老實。字字可靠。魯敏孫的事。盡是杜撰的。豈知清教門人。信以爲真。倒個個想做起魯敏孫來。知道世界上。一時也尋不出幾百個無人島。分給幾百個魯敏孫居住。他們想最好是合住在一個無人島。既不要多佔地方。又好鬧熱些。這麼一辦。孩子們便不致變了相。失了英國人的本來面目。魯敏孫漂流絕島。是出於沒奈何。清教門人偏覓寶的似覓他。這叫做人各有心。天下事不能一例而論的了。但有了魯敏孫。倒沒有無人島。想來想去。只有我們腳底下的美洲。可以去得。高先生說到美洲。在下須將當時美洲的情形。與看官說個明白。新說書第一集中。說過

美洲已有五房裏住著。可見並不是無主的產業。但二房裏看五房裏的人。簡直當他是兩腳畜生。並不能與自己一樣看待。照此說來。美洲仍可算他是個無人的去處。但清教門人到美洲。已在科倫布後一百二十八年。這一百二十八年。中。難道二房裏人。還不去嘗嘗新。儘他空著嗎。做書人以心問心。知是沒有這樣情理的。不過去的另是一種拉丁人。那拉丁人雖然也是二房一派。他們到美洲的念頭。與清教門人的。截然不同。他們以爲美洲是一片黃金地。只消一雙空手。去抓些回來。便可一生吃著不盡。可也同童話中「無貓國」的大男。一般見識。及至到了美洲。依然是爛泥地。沒有金子。大家覺得沒趣。因此跟手即回來了。且他們到的是南美洲。偌大的北美洲。還空著咧。話休煩絮。言歸正傳。高先生更說下去道。清教門人。要捨了荷蘭。到美洲去。可是蛇無頭而不行。却喜白魯端、陸平生、兩個頭腦。今還健旺。第二回搬場。自然依舊煩勞他二位了。白魯端、陸平生。先去包定了一條海船。船名「五月花」。諸位須知輪船是要等到美洲清教門人的子孫手裏。方纔出世。此事當在



他們開船之後。一百八十七年。造輪船的老祖宗。還沒有福氣。坐了輪船。渡大西洋。如現在的從歐洲開船。只消在船上安安逸逸。吃喝頑躺。過了七日七夜。便可在美洲上岸咧。這「五月花」自然是一條老式的帆船了。白魯端陸平生二人。把搬場的事。一切料理停當。正要開船。不道內中膽小的。想此去風浪高低。吉凶未卜。就使到了美洲。也與魯敏孫的光景一樣。可是苦不勝言。那時去得來不得。如何是好。因此臨時又分了三派。



設陳之內船汽美歐來往在現

那三派。一是拏定主意。不去了的。二是暫時留在荷蘭等頭一批人去了之後。看看光景。那時再作計較的。三是去了丈夫。留下妻小的。只有一百零兩個男女。咬金嚼鐵。一定願去。正是

一回退縮非男子。萬世山河待主人。

不知一百零兩個人。到了美洲。又是怎樣。且聽下回交代。

釋義

高先生點燈。亦有細算。雖不脫措大眼光。而視公家之物。如己之物。畢竟此君猶有公道。

高先生論本國言語文字一段。可謂見得到。說得透。蓋近來鄉里人每以子弟不能識外國字爲恨。細問其故。則曰識得外國字。則可發洋財耳。而高明者輒罵本國文字爲無用。恨不搜盡三代以來之書。付之一炬。可惜秦始皇不再出也。鄉里人之見解已誤。而高明者之見解更誤。須知世界文字。奚止萬種。萬種之中。以何

種爲有用。此一界說。集天下之博士於一堂。聚訟數年。恐亦不能定也。要之國勢強者。其文字卽有用。歐洲近百年來。初則法文極盛。法不競而英文繼之。今則德文有與英代興之勢。二十年前。我國有誰理會到日本文者。今則儒生譯之。學校誦之。主張中文無用者。請有以教我。

作「魯敏孫絕島漂流記」者。爲英人提福。英國之有小說。實始於此。其設想之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青年男女。受其感化。而發自治獨立之志者。不可勝數。至今三尺童子。皆能語其事。世界萬國。無不譯其書。此書以一千七百十九年出版。而百有二人之離荷蘭。實在一千六百二十年。在此書出版以前九十九年。提福或感此而作歟。本回云云。固非事實。附辯於此。冀讀者弗致誤會。

歐洲之白種。又名高加索種。內分三族。一曰條頓。英吉利。德意志。荷蘭。丹麥。瑞典。挪威。是也。居歐洲之西北。在萊因。多惱。兩大河。與不列顛三島之間。二曰拉丁。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臘。是也。居歐洲之東南。在地中海。大西洋之沿岸。

三曰斯拉夫。俄羅斯保加利亞、塞爾維、波希米、波蘭屬之。居歐洲之北。在北海與北冰洋之間。此歐洲白種人之三派。與其建國之地也。以勢力言之。亦可譬之如花。拉丁人爲花落之時。條頓人爲盛開之時。斯拉夫人爲菩蕾之時。以我國命運測之。其亦在菩蕾之時乎。東風解凍。萬物昭蘇。我中華民國之花。其將爛然於世界乎。

科倫布第一次至美洲。在明弘治四年。而西曆一千四百九十二年也。五十年後。歐人始有去者。是皆西班牙、葡萄牙人。其蹤跡不出中美、南美。氣候炎熱。物產豐盈之地。求金於土人。偶有所得。卽欣然而返。法國人妬之。亦遣遠征之隊。冀分一杯羹於新大陸。蹤跡多在北美洲。其事業則傳教也。與土人易獸皮也。此一千六百年以前。拉丁人在美洲之殖民史也。條頓人之至北美。以荷蘭人爲最早。英國人爲最後。數十年後。北美之拉丁人。盡歸失敗。中美、南美之拉丁人。雖有建國者。皆奄奄無生氣。荷蘭亦不復有立足之地。獨此百有二人之子孫蔚然成爲大國。

表端則影直。源遠則流長。共和之命脈。貴有真正之獨立自治。不貴有口頭之獨立自治。觀此可知。我同胞苟人人能返求諸己。則可拭目而觀太平之化矣。

百有二人之至美也。以自由爲先導。自治爲後盾。美國萬年不拔之基。實始於此。數十家之子孫。一朝擁土地而立國。此事於吾國歷史上。甚爲靛見。而以提福之理想。美國之事實觀之。則知無人島上。開國之業。固不必有聰明神武之英雄。而貴有堅忍獨立之平民。

白魯端。鄉村之郵政局長也。陸平生本一傳教之牧師。兩人慷慨赴義。皆有白刃可蹈。湯火不辭之概。清教門人之留英者。亦願往美洲。陸平生乃歸。助其料理。囑白魯端自荷蘭往迎。而彼率英國之同志。在英國南方之海口。名蘇當波登者。待之。旣而白魯端偕百有二人先行。陸平生則留英國爲後援。終客死於荷蘭。未獲一吸新世界之空氣云。

清教門人在荷蘭租定二船。一卽五月花。一名速進。兩船同以一千六百二十年

八月五日。在賴頓之海口名台爾勿斯海文者。開行。至蘇當波登。覺速進朽腐。不可以致遠。而臨行之際。人數既減。遂捨之而共載五月花。以赴美洲。至今五月花之大名。垂於宇宙。而速進之名。則知之者鮮矣。

西曆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民國前一百五十二年也。此即英

人瓦德發明汽力之時。後二十六年。西曆一千七百八十五年美國人費志。因瓦德之理。而發

明汽船。費氏以其說傳與富爾登。民國前一百又四年。西曆一千七百八十八年始有汽船。行

於美國之呼得桑河。於三十二小時內。行一百五十英里。當富爾登試驗之時。人咸笑之。以爲必無成也。及其得心應手。夜半行於呼得桑河。見者皆舌橋而不能下。此驚天動地之大業。剏於費志。而成於富爾登。末回云。「此事當在他們開船以後。一百八十七年。」蓋從富爾登算起。兩賢皆百有二人之子孫也。

第四回 作平民眞享平等福 講自治大暢自由權

上回書中。高先生說到清教門人中。百來個人。決計離開荷蘭。將到美洲。謀個自由

日子。正要把他們一路行程。子細說來。忽聽得有人嚷道。他們一行人衆。只有得百來個人。便想重洋萬里的。去奪美洲人的產業。難道個個三頭六臂不成。高先生一看。知是曾經當過兵。現在退伍的熊長勝。發了這個議論。熊長勝的意思。以爲清教門人。今至美洲。定要出兵打仗。可稱三句不離本行了。高先生微微一笑。回答他道。現在二房裏人。奪人的地。滅人的國。方法很多。正不必學薛仁貴的跨海東征。楊六郎的爬山大戰。卽如科倫布得了美洲。克雷飛得了印度。都不過費了一注盤川罷了。並沒有出過一回兵。打過一回仗。就要出兵打仗。百來個人。也儘已夠用。衆人聽到高先生這一段話。以爲清教門人。定有諸葛亮使空城計的妙算。孫行者請天兵的神通。催著高先生快說下去。高先生偏從容自在的說下去道。清教門人。將要動身的時候。先把他們的緣由。如此這般。通知英國的王惹迷斯。請給他們一紙准書。做個護身符。這個辦法。在諸位聽了。必然說我們中國人。到外國去經商作賈的。也有三二百萬。從沒聽得向政府去求甚麼准書不准書。清教門人此舉。未免多事了。

原來清教門人的心腸。又是不同。雖然跑到海外。仍願戴著「老英國」三字過日子。上回書中已說過。他們看得本國的威風。與如來佛的祥雲一般。苟有了他。自然吉祥如意。災難不生。鄉下太太們。出門燒香的時候。胸前定要掛一只黃布袋。說是有了這一只袋。到處便有菩薩保護。清教門人。刻刻不忘本國。髣髴也是這個意思。閒話少敘。如今且說他們諸事停當。揀了耶穌降生後一千六百年。八月初五日。上了五月花那條船。在荷蘭解纜。順道先到英國去走一躺。一則英國也有清教門人。要候他們來到。大家結伴



(續解此在人二有百)登波當蘇



同行。二則衆人與本國一別。已是一十二年。現在不但要永遠離開本國。還要永遠離開本洲。正是「昔人已恨蓬山遠。又隔蓬山一萬重」了。因此割捨不得。定要再來看他一回。及至到了英國。英國的清教門人。也同在荷蘭的。一樣分做三派。兩處合算起來。願去的只有一百零兩個人。諸位須記好這一百零兩個人。的是開剋美國的老祖宗。陸平生留在英國。暫不動身。白魯端擇定九月初六日。在英國開船。自古生離死別。都是人生酸楚的境界。他們眼看得要別了花團錦簇的英國。到那草木連天的蠻方去了。平日洒洒落落的男子漢。到了此時。也不免臨別依依。心中說不出的苦楚。至於婦女們。更不免哭哭啼啼。小孩子見自己的父母傷心。更號淘大哭起來。一場送別。竟似荊卿刺秦。昭君和番。好不傷心慘目。白魯端陸平生兩人。用盡方法。好容易按住了衆人的眼淚。然後把大道理勸勉一番。又說「人之所欲。天必助之。」天助自助之人。現在的情形。雖然可悲。但能勉力做去。日後自有好處。大家切弗愁煩。衆人聽了白魯端陸平生的話。漸漸止了悲懷。說聲保重。彼此拱一拱。

手。即時作別。趁著順風。拽起蓬腳。開向白茫茫的大西洋而去。但是他們現在的盤費。將來的過活。也應有一個打算。高先生一張嘴。說不出兩般話。在下須替他說明了。一百零兩個人。沒有開船以前。便議定學著做賣買的。合了一個公司。從開船時算起。一百零兩個人中。凡是十六歲以上的男子。要捐出一百塊銀錢來。交給公司。作為本錢。七年之內。所有衣食住三項。統由公司裏供給。不要自己化一個錢。到了第八年的大年初一。各人的衣食住。就要自己供給。公司裏另給還一方田。三間屋。從前買得的一張股票。就此了帳。如湊不來錢的。則在公司裏幫做七年的工。開門七件事。也由公司裏供給。七年之後。也給還一分田產。與出錢的一樣。有錢錢當。沒錢身當。這個辦法。倒也公氣。況且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也是分所當然。因此各無異議。在下既把這注帳。交代清楚。然後再讓高先生說下去道。一百零兩個人。出了英國的港口。整日整夜。只見天連水。水連天。好不悶氣。他們記得科倫布第一回到美洲。曾走過六十九天。如今也總得走上二三個月。方有指望。橫豎性急不來。不如耐

足了心。照常度日。不料半月之後。大西洋裏興風作浪。著實利害。不要說一百零兩個人。初次漂洋過海。吃不住這樣大風浪。就是五月花的老大水手人等。也累得頭昏腦漲。動彈不得。指望早到一天。早脫罪一天。直走了二月有餘。始見一片岸頭。橫在前面。老大認得這是北美洲的地方。叫做甚麼鱉魚角。於是風浪也息了。船也到了。一百零兩個人。個個謝天謝地。懽聲如雷。大家記得這一天。是十一月初九。從開船到今。走了六十三天。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所到的地方。是生番的巢穴。猛獸的家庭。並不是家鄉。正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好在大家本是預備來開天闢地。做西半球上老盤古的。所以毫不怕縮。船還沒有歇定。卽要跳上岸頭去了。婦女們雖然膽小。只因襯裏衣服。已兩個多月沒有洗過。急要上岸去。倒反趕在男子的先。至今美國人。名此日爲洗衣節。後人有詩贊之曰。

茫茫大海渺無邊

去國離鄉又一天。

砧杵年年鳴海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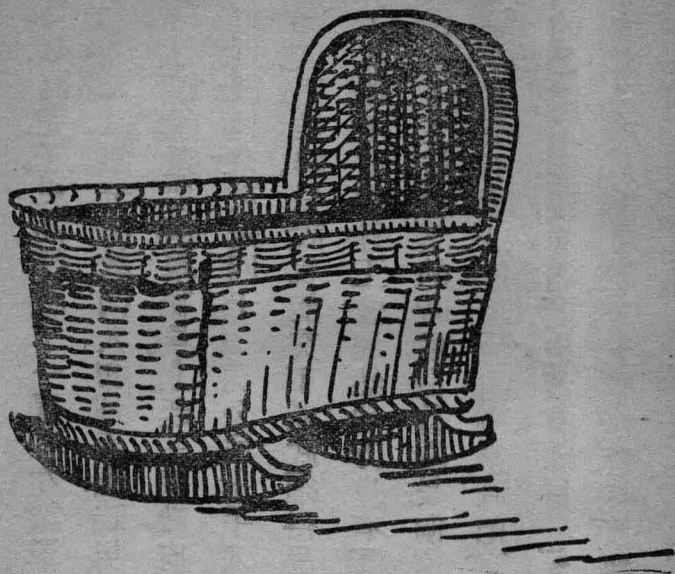
子孫猶是話前賢。

衆人見婦女們上岸去了。也急要去瞧瞧美洲。却被白魯端擋了駕。向衆人道。諸位且住。衆人奉行白魯端的話。比張天師的符還靈。連忙縮住了脚。白魯端道。我們託賴天老爺的福。平安到此。可喜可賀。但我有一句話。要請諸位依了。方許上岸。衆人齊聲叫道。請大哥快快說了。依得依不得。再容我們計議。白魯端把他的意見。對衆說明道。我們去國萬里。王法管束不到。大家須得自己管束自己。須知法律隨人隨處走。空中況更有神明。現在雖然住在這無人地方。也要有個規模。成個體統。然後可以成家立業。安享太平。諸位以爲是不是嗎。衆人都說。這個自然。我們自當依從。白魯端道。雖然如此。恐是口說無憑。須得立下一張議單。各人畫過花押。才能作准。衆人都說。就是如此。白魯端即在船艙裏提起筆來。寫道。

凡我同人。去本國而來此也。因欲爭信教之自由。充獨立之精神。而固猶是大英國之人民。惹迷斯之臣僕也。仍當忠君愛國。守法奉公。出入相友。患難相共。如此則上不愧於神明。下有望於將來矣。耶穌降生後一千六百二十年。十一月初九

日。

白魯端寫完了。更高聲讀了一遍。各在議單後。畫了押。花花綠綠。白魯端一數。共有四十一人。這便是清教門人。初到美洲時。男子的數目了。衆人見議單寫完。又要動身。白魯端說。還要選舉職員。立起一個政府來。有了政府。方能把議單上的話。一句一句。實做起來。於是四十一個公民。七手八腳。立即投票。選定卡佛爾做了頭腦。卡佛爾也不推辭。只說我能文不能武。須得另舉一人。充了都頭。衆人又公舉史丹地。充了武職。不消半日工夫。居然地方也有了。人民也有了。政府也有了。這未來的美國。已到了生枝發葉的時候。白魯端是個道學先生。他要騰出工夫。在衆人的品行上。留心監察。不願出任政治的事務。這把交椅。讓與卡佛爾坐了。卡佛爾既做了衆人的公僕。橫豎沒有衙門。也沒有印信。一經舉定。就算馬上到任了。發下號令。叫史丹地挑選八人。帶了軍器。上岸巡查。有甚地方。可以住得。快去快來。史丹地領命而去。從此滿船的人。個個踏上了新世界。他們在美國開船的時候。本是一百零兩個。



此搖籃即是在路上所生之小兒睡過者今尚存美國博物院中

人。半路上死了一人。却又生了一

個小寶寶。以生抵死。仍合一百零

兩之數。好像雲臺二十八將。忠義

堂一百零八條好漢。一個不能多。

一個不能少的。真是奇怪。史丹地

保護衆人在岸。逢山開路。遇水造

橋。非止一日。忽然來了一羣生番。

原。是此地的主人。見白人不問情

由。闖入他們的地方。也不和白人

打話。一聲胡哨。飛蝗一般的箭射

來。史丹地整隊迎戰。不消數合。大

敗番人。史丹地旂開得勝。鑼打凱

歌算是初出茅廬第一功。從此消消停停。在這一帶海岸。都走盡了。却不見有安身之處。大家回到船上。把船繞過鯊魚角。進了一個海灣。見有一片大石。天然成個碼頭。衆人在此登岸。這個地方。本來沒有名字。他們離開英國的時候。末次經過一個城。名爲普里穆斯。今替這個地方。起個名字。也叫普里穆斯。總是他們不忘本鄉。一片愛國的意思。此事在同年十一月二十



史丹地初上岸時之狀

二日。至今美國人名此日爲祖先節。後人有詩贊之曰。

記得來時一片荒。

文明歷史此開場。

前途萬里君珍重。

創業垂基世澤長。

同時靠船的那塊大石。今也成了

古跡。游人到此。亦有詩贊他道。

荒山寒石渺無家。

一棹西來五月花。

此石居然成史料。

朱欄低護夕陽斜。



情形之時陸上人二有百



衆人離開五月花。到了普里穆斯。便如風箏斷了線。一點依傍也沒有。又如魯敏孫到了無人島。天荒地老。四顧無人。這種境界。又是無聊。又時可怕。一百零兩個人。真是有志氣。在此披荆斬棘。造屋墾田。大家提起精神。各做各事。有說有笑。倒像遠客還家的。無奈水土不服。衣食又不調勻。各人害起病來。不上三個月。十成中倒死了五成。五成之中。還有三成是病的。冬天一過。送他們來的那條船。又要解纜回他的老英國去了。這些不死的清教門人。得了這個消息。趕到來時登岸的地方。一百多隻眼睛。看得五月花起錨開船。挽留不住。正是

來時同是客

愁煞不歸人

未知五月花臨別之時。衆人又將怎樣。且聽下回交代。

釋義

清教門人。遠離英國。作僑民於荷蘭。其殉自由而犧牲田園鄉土之樂者。究竟若干人。史無明文。本書只能渾言清教門人而已。及自荷蘭返國。旬留於蘇當波登。

合本國之同志。一心西向。一千六百二十年九月六日。赴美之人。已盡登舟。史官確記其數。爲百又二人。從此以後。本回始放膽下一百零兩個人之名詞。蓋記事文字。斷不可與事實不符。啟讀者之疑也。惟清教門人。不盡至美洲。而至美洲之百有二人。英文謂之 *Pilgrim Father*。直譯之謂「爲教務而遠行之父」。蓋清教門人之遠行。爲求信教之自由。乃移居於海外。初無一毫殖民之想。凡爲教務而他適者。英語云 *Pilgrim* 至 *Father* 之稱。則後人崇敬之詞也。此一名詞。求諸吾國。文言與俗語俱窮。不如清教門人四字之現成。且 *Pilgrim Father* 之稱。固後世史家追加之徽號。當年去國之人。流離瑣尾。生命財產。且付諸孤注一擲。又何暇竊此以自娛哉。本書始終稱之曰清教門人。亦紀實也。

清教門人在荷蘭上船處之台爾弗斯海文。在英國上船處之蘇當波登。今皆有豐碑大石。紀念其事。在美洲登岸時所履之石。至有銜之以舌。拾其餘屑。歸而藏之者。美人恐其久而剝蝕。乃以鐵欄護之。開剋民主國之英雄。其遺蹟爲世所尊。

敬。至於如此。陳勝之大澤。漢祖之豐沛。光武之白水。宋祖之陳橋。明祖之鳳陽。是皆歷代帝王發祥之地。游釣之鄉也。試問過客。崇拜之者。幾何人哉。

人但知乞菩薩保護。而不知乞國家保護。此誠大可哀也。國家光榮。則所至之處。人不敢侮。不啻吉神擁護矣。審是則我華僑之厄於南洋。逐於美洲者。其故可知也。庶政得宜。上下交泰。則收災降福。人壽年豐。不啻財星常臨。祥光普照矣。審是則今之盜賊遍地。四民失業。水旱疾疫。死亡相繼者。其故可知也。然政府之良否。非一人之責。而四萬萬人之責也。苟我父老子弟。諸姑伯叔。皆能讀此本新說書。而於清教門人所以成家立國。合羣結社之故。知其跡。通其理。而愛之敬之。仿之學之。則民國之勢力。可以萬能。其威靈顯赫。救苦救難。神於菩薩萬萬。

近有西班牙人名巴魯士者。得科倫布第一次至美洲時。手記帳簿。其總結凡三項。購買軍裝費。共合我國銀幣二千八百圓。科倫布自己及船員薪俸四百圓。雜費四千四百圓。三項共用七千六百圓。此科倫布尋得美洲之一注盤川也。英人

奪得印度。用去盤川若干。則不可攷。

印度在中國西南。與西藏接境。南亞之大國也。其土地之廣。人民之衆。開化之古。物產之豐。誠不下於我國。而今亡矣。其亡國之跡。亦略同於美洲。民國前四百年。西曆十五世紀也。爲每百年一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先後至印度通商。獲利甚多。歐洲諸國。知其事者。莫不涎長三尺矣。初至美洲之白人。拉丁民族也。至印度者亦是。此一同矣。後乎拉丁民族而往者。爲條頓民族中之荷蘭人。而英吉利人最後至。在第十世紀英人之志。僅欲與他國同營商業於此。初無宋太祖臥榻之旁。不容他人之念。亦無秦始皇併吞六國之心。乃天時人事。相逼而來。不特拉丁條頓兩族之商業。必歸諸英。而全印度之土地。亦必歸之。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女王維多利亞稱皇后於印度。則統一之功成矣。英之得印度也。始於一公司。其得北美也亦然。此二同矣。彼於我國之前事。亦大似乎此。後事則未可知也。鑒往知來。觀人知我。嗚呼。可不懼哉。

世界驚天動地之大冒險。大發明。皆拉丁民族中人開其端。拉丁民族之智。不可及也。顧忍耐之心。持久之念。殊不及條頓民族。故其事業。如花爆然。聲光雖茂。轉眼成空。條頓人之智。不及拉丁。其勇毅之概。深沉之度。譬如砌牆。當時無赫赫之功。久後有巍峩之觀。孔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拉丁民族之謂歟。師資具在。乃所願。則學條頓民族爲宜。

英文 Company 一字。卽「羣」字之義。俗譯爲公司。公司二字。聯屬成一名詞。亦不知何所取義。今卽據以爲合資經商之意。亦不典之典。特於原義。則未盡耳。如百有二人至美洲時。亦以 Company 稱。然其目的。則不爲經商。其組織。則不恃資本。固知凡合羣以營一事。皆可云 Company。而不第如今世所云也。

百有二人 Company 之定章。謂七年之內。富者出資。貧者出力。似富者逸而貧者勞。且貧者七年之所得。僅足抵金十鎊。英國幣制鎊爲金圓之名。每圓約值我國銀十圓。清教門人人出十鎊。卽百圓也。則勞力之酬報。不太薄乎。平等之旨安在。不知富者亦有應爲之事。惟不爲勞

力之事耳。所謂平等者。以國家付與人民之權利而言。以社會之互相待遇而言。非謂職業也。職業而求平等。則人類不可一日安矣。世之言平等者當知之。

百有二人至美之前。英人以殖民政策。冒險而往者。已有數起。然皆不立政府。蓋嘗論之。禮言「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此卽自治之精神也。惟百有二人合居一處。則個人自治之外。又當講團體自治。此五月花一抵岸頭。白魯端急議設立政府也。孔子謂「忠信篤敬。可行蠻貊。」以百有二人道德之高。獨善固可。合羣亦可。居文明之國。可與蠻貊爲鄰。亦可。當時政府之設施。雖甚單簡。而後此之獨立宣言。共和憲法。悉基於此矣。善始者必善終。君子觀此。有以知百有二人之後必大。

卞佛爾者。華盛頓之影子也。美國總統。實當推此君爲首。爲人富於學識。惜乎受事之後。五月而死。草創未就。白來福繼之。任事至三十一年。史丹地之爲人也。智勇深沉。慕義若渴。本非清教門人。以清教門人之所爲。悉合乎天理人情之正。故

欣然從之。

第五回 卡佛爾叛成民主業

華盛頓初奏獨立功

上回書中。高先生說到一百零兩個人。到了普里穆斯。死的死了。活的是捨不得五月花。開回老英國去。看官要聽高先生說下去。且先聽在下一段表白。新說書第二集。主人的名字。是清教門人。後變了稱呼。改爲一百零兩個人。今一百零兩個人。已死了好多。這個稱呼。又覺得文不對題了。從這回起。做書的。又要替他們起個稱呼。名爲普里穆斯人。像住在管社的。稱做管社人。住在普里穆斯的。稱做普里穆斯人。有何不可。除此之外。還有一層道理。則是他們萬里來此。世界是新的。事業是新的。自然人物也如新生的小寶寶了。應該起個新名字。免得再與從前的舊名字糾纏。這個辦法。想聽書人也不至於駁回。按下閑文。再提正事。且說高先生細細的講下去道。普里穆斯人。在此過了一冬。已是苦不勝言。若是五月花去了。這種地方。那裏會有第二條船到來。那時節。就是一一死盡。本國的親戚朋友。也不會知道了。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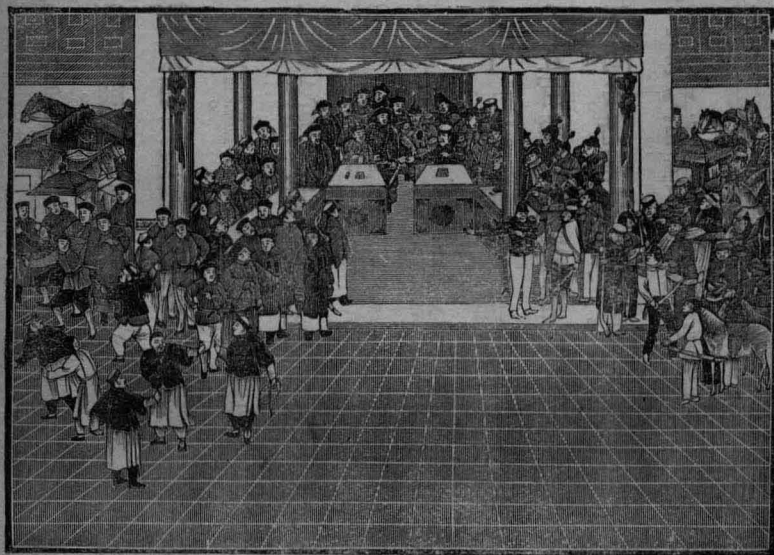
句可憐話。因此比尋常送行的格外難捨難分。高先生說到這一段。聽書人心中。以爲他們又要踏上五月花。拚得受過一兩個月風浪。依舊逃回本國去了。果然如此。這樣好聽的新說書。不要立刻完了麼。諸位不忙。普里穆斯人。決不是這樣顧頭不顧尾的。他們不過各人鄭重的寫了幾封信。託五月花的老大帶回家去。分送朋友。古人此去憑傳千里話。再回不值半文錢兩句話。真是可以移贈了。普里穆斯人。見五月花離了岸頭。仍回到那淒淒涼涼的家中去了。替他們算來。從上年開船到此。亂烘烘地。約莫過了五個月。現在大家須按定了心。謀個長久的計策。可以安家立業。那是頂要緊的。此時管社小學校的客堂內。在座的陳阿和。種得幾畝田。吳士法開得一家雜貨鋪。總要算是管社村內的實業家。依陳阿和的意見。說是普里穆斯人。以後要靠著種田過活。依吳士法的意見。說是普里穆斯人。以後要靠著經商過活。高先生道。兩位的主見。果然不差。這個小共和國內。農也要興。商也要通。但種田人得了收成。賣買人運了貨色。總要有主顧才好。五十來個同道中人。不消說得。自



然算不得主顧。這樣說來。他們縱去墾了地。置了貨。將賣給誰呀。吳士法道。先生前在泰伯祠裏。不是說無錫人的絲。無錫人用不了。可以賣給外國人麼。他們何不照樣一做。高先生道。這是世界上的通理。普里穆斯林人。豈有不照辦的。但他們的近隣。是五房。五房與他們。是風氣各別的。斷不需二房的東西。更遠是同氣的英國人。還有同宗的西班牙。葡萄牙人。住在普里穆斯林以南。有五六千里的。有一萬里以外的。莫說山高水低。運送不易。且也不是他們的主顧。第三回書中。說過西班牙。葡萄牙兩國的人。皆是爲拾黃金。販黑奴而來。沒有妻子。也沒有田園。不過一個光身漢。希圖做個一朝發跡。劉智遠。捲了金銀財寶。仍回本國享福去的。萬萬用不著普里穆斯林人的東西。普里穆斯林人在美洲住久了。乃知東西兩半球。是同時結胎的。原是雙生兄弟。四千年來。東半球上。從我們老祖宗起。以至於今。個個向地球去討生活。擄毛剝皮。還不算數。又新興了開鑛的法子。簡直是挖他的心肝。雖說是老地球富有四海。有求必應。到底精力漸衰。比不得從前了。至於那個西半球。從我們的老祖宗。

傳了人種過去。一向不曾興旺。老地球積了滿地的黃金。也沒有人去享用過。普里穆斯人。因此看得美洲。恰如劉姥姥說的。「這長安城裏。沒地皆是錢。只有人會去拾罷了。」但細味一個會字。內中自有道理。像劉姥姥只知到榮國府裏向璉二奶奶去要錢。固不算會。像西班牙葡萄牙人。指望到了美洲。只消灣一灣腰。抓些金子回來。也不算會。獨有普里穆斯人。真是會家。他們以爲美洲的富足。一言難盡。不說別的。單是海裏的魚。岸上的樹。山中的獸。都是金子的變相。苟有了主顧。立刻可以變出黃澄澄重整整的金子來。這個主顧。沒有別人。還是去尋著老英國人。彼此通商。方是兩利之策。諸位小學生。習過地理歷史的。當記得前清道光時候。二房裏人要來和我們大房通商。那時節。我們不知通商是大家都有益的。倒和二房板面孔。畢竟拗不過來。依了他們方休。中國人敬酒不喝。喝罰酒。結局終是一團糟。今看普里穆斯人。真有見識。話休煩絮。且說當時普里穆斯人。要與外國通商。却也有一個難題。那個難題。就是缺少本錢了。我們管社人。裝一船貨。或是到湖州。或是到上海。走

的無過太湖運河。來回不出一月半。小本經紀。也可做得。普里穆斯林。與英國人。各住在兩半個地球上。一東一西。隔著十八萬里闊的一個大。西洋。來半年。去六月。必要有大海船。大本錢。方能下手。於是想要通商。必先要本錢。要本錢。必得向人借債。此時美洲地方。是一個錢借不來的。這一件事。也只有向英國人商量。因舉了一個借債通商的使者。使他到英國去。說起那個使者的名字來。倒與諸位怪熟的。不是別人。就是他們的



清道光時與英人在北京議約之時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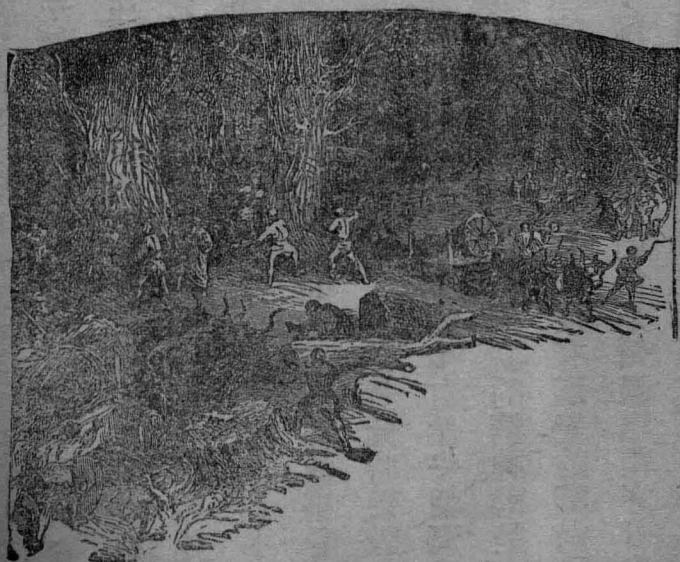
都頭史丹地。史丹地自到普里穆斯。與本地生番。打過兩三回仗。他手下八名兵丁。個個像天神。天將。殺得數千名生番。拜倒馬前。三年進貢。五年來朝。再也不敢侵犯。從此境內太平。史丹地空閑無事。也如劉玄德在荊州依劉表之時。髀肉重生。嘆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普里穆斯人知他前在英國。頗有名望。因叫他棄武就文。做了這個借債通商的使者。史丹地候著便船。上船之後。又不知走了幾月幾日。到了英國。尋他向來認識的財主。說起如此這般。財主聽了。心想普里穆斯人。與英國遠隔重洋。一面不見一面。那肯捧出雪白的銀子來。借與那無憑無據的債戶。因此史丹地雖有賁育之勇。蘇張之舌。走了十家。倒有十一家搖頭不應。偏是一個不著名的財主。久仰清教門人的大名。情願借給一千五百個洋錢。與普里穆斯人。這個債主。雖算得史丹地的知己。無奈爲數太小。帶了回去。仍是無濟於事。又在英國說了數年。方借得一宗六萬元的大借款。史丹地已是心滿意足。高先生說到此話。忽見管心農立起來道。近來我們政府。向外國人借債。動不動總是幾萬萬元。起碼也要一百

萬。或是五十萬。普里穆斯人。只借了六萬元債。已夠做本錢。我們不及他們會打算了。原來管心農。近來也常在別處借看些隔夜報。所以也曉得些新聞。逢到機會。每喜發發議論。這也是看報的好處。高先生聽了。除了點頭稱是之外。也沒有說別的。仍管他說下去道。史丹地收到借款。更向各處約定了賣貨的辦法。然後渡過大西洋。回了普里穆斯。其時普里穆斯人。在此一住。已過七年。蘇當波登動身時候創辦的那個公司。已經過期。本要自立門戶。各趕前程了。聽史丹地帶得銀子回來。忙去承借。各人量著自己的人口。也有借一千的。也有借五百的。大家有了本錢。興興致致。分頭做去。說也奇怪。他們從此以後。好像都有了呂純陽點鐵成金的指頭。凡是海裏的魚。岸上的樹。山中的獸。一經他們的手。沒有一樣不點成了黃金。不上六年。除還清了債務之外。各人又餘了一付本錢。事業一天多一天。人口也一年多一年。把個一片荒涼的普里穆斯。收拾得如錦繡一般。陡使野蠻之區。化成文明之域。共和國的根基。從此又深了一層。後人做了一首西江月。稱贊他道。

處處良田美產。人人飽食暖衣。安危憂樂總依依。真是一團和氣。信仰從心所欲。文明進步如飛。共和自治有光輝。專制魔王安在。

高先生說的普里穆斯人。到此總算有了一個結束。雖然還有後話。在下要等高先生休息一休息。養養神。在下捉這個空兒。和看官們另外談幾句天。當清教門人將到普里穆斯的時候。有一起法蘭西人。也是爲著國王強逼他們信奉國教。這一起人也丟了本國。帶領妻子。逃到美洲。要在這無拘無束的新世界上。做番事業。他們的志氣。原是不小。法國人住的。就是現在美洲北面的坎乃大。也是一所好地方。不料到了坎乃大。仗著自己是文明的國民。看得當地的生番。如同土芥。不把他們放在眼裏。到底惡龍不敵地頭蛇。數月之後。法國人支持不來。此時送他們來的船。事畢之後。也如五月花一般。開回本國去了。大家急要逃命。只得斫了坎乃大的大樹。自己造了一條船。匆匆忙忙。依舊趕回法國。性命總算保了。只是信教自由那口義氣。依然沒有爭回。還落得一場笑話。怎及普里穆斯人有始有終。說得到。辦得到。然

法國是拉丁派人。做事向來有些不結實。我們不去論他也罷。同時還有一起英國人。是清教門人的老同鄉。因聽說美洲地方。怎樣富饒。他們動了心。也想去佔些田地。發些橫財。替本國爭光。因也立了一個公司。千辛萬苦。到了現在美國的勿吉尼省內住下。雖不若普里穆斯人。有個完全的政府。但也有個頭腦。主張一應事務。那頭腦名叫司密斯。是個文武全才。能辦大事的人。那時到美洲的。與生番交涉。也是一個緊要的問題。大約先要與他戰。後要與他和。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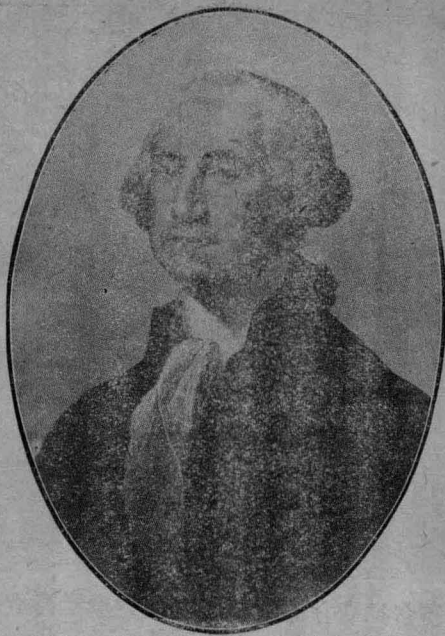


坎 乃 大 森 林

密斯得了這個訣門。故能成事。他收服生番的事情。很是希奇。有一天。司密斯獨自一人。在林中採果子。幾十個生番。欺他手無寸鐵。圍住了他。司密斯揀長大的生番。一手搶了一個。當做雙劍。在手中亂舞。生番見了。嚇得倒退。自古道。不打不成相識。經此一打。兩家倒結成了至交。司密斯見外患既平。專心整頓內治。立下許多良法。管理手下的人。不過他們既不耕田。也不經商。一味的掘金子。金子沒有掘到。本錢已經用完。所以不能興旺。可見英國人也不是個個有志氣的。據這兩件故事看來。那一百零兩個人。愈覺不能不叫人佩服到底了。高先生接了一接氣。此時更說下去道。普里穆斯人。在美洲住下。光陰如箭。日月似梭。老的老。少的少。自然一朝天子一朝臣了。獨有那耐勞耐苦。不屈不撓。守法奉公的習慣。自由獨立的精神。就是初上岸時。白魯端所寫下的幾條遺訓。從祖宗手裏。傳到後來。總沒有忘記。約莫過了一百年光景。諾大的北美洲。倒有一大半歸他們管理。他們仍是循規蹈矩。守着忠君愛國的本旨。不欲自立爲王。僅自稱做殖民地。這個意思。是說英國是個母。自己



是從他根上產起來的萌芽。這也算公道極了。豈知那個母不賢不慈。看待他海外的兒子。過分刻薄。竟像晚孃心腸。一回兒不准他們與別國人做買賣。一回兒又要



華 盛 頓

徵收他們的重稅。殖民地人再也耐不住了。遂堂堂正正的寫了一長篇獨立宣言書。和英王絕交。與母國分家。赫赫有名的華盛頓。從此上場。此事在民國前一百三十六年。華盛頓辛辛苦苦。與英國打過八年。然後獨立成功。取名美洲合衆國。衆人要推華盛頓做皇帝。不知華盛頓心裏。早認定共和是最好的政體。決計不願把個國來。做自己的產業。傳與子孫。使國人再如祖宗一般。受專制的苦。那共和的法子。



美國獨立時議事之所今名獨立廳在費拉台爾非亞

自治的規矩。他們在祖宗手裏。已習慣了。如今實做起來。正如鹽菜變齏。有甚難處。衆人便依了華盛頓的意思。定爲民主國。公舉他爲第一任大總統。這便是美國開場的歷史。傳到現在。已是一百三十年了。他們宣告獨立的第一日。是七月初四。所以今把這一日。做了國慶日子。比我們的國慶日。還趕早三個月。西半球上。每年到了七月初四那一天。到處掛燈結綵。歡天喜地。也與我們今日一樣。自然不消說得。他們看了滿天星的

國旗。老鷹的徽章。想到自祖宗以來。從幾十個逃荒人。成了殖民。更從殖民成了這  
麼大一個國。至今兵雄馬壯。國富民殷。自比我們更得意了。大家聽高先生說完了。  
方知美國的共和。是這麼造成的。又是這麼興旺的。我們前世修來。也做了共和國  
民。偏要得福嫌輕。瞎埋怨共和不好。從今看來。不是共和不好。實在是自己沒有學  
過做共和國民的道理。所以吃了參湯不補。高先生聽他們這幾句話。著實明白。高  
先生的心腸。本是慈善不過的。見衆人既然醒悟了。也既往不咎。此時學堂裏第二  
排燈。也要熄了。可知時候已是不早。大家就要告辭回家。高先生還留住不放。大家  
料他還有故事說來。因再坐下了。正是

酒逢知己終嫌少

話到投機不厭多

未知高先生留住衆人。再要說出甚麼新聞來。且聽下回交代。

釋義

第四回書中。說百有二人。臨行之前。上書英王惹迷斯。欲得一准狀以行。此等准

狀。英語謂之 Charter。當時凡至美洲作殖民者。有此准狀。卽爲受政府保護。而得佔有土地之據。夫保護移民。固政府之所有事也。若佔據土地。不問土人之願否。惟問本國之允否。此實事之不平者也。雖然。莫謂不平也。彼以爲人擁其土地。而不能開發其利源者。是爲負地之道。負地之道者。文明之白人。例得取而有之。寢至殺其人。焚其居而有之。亦所不禁。此所以正誼明道之清教門人。亦據此例以行之。而不以爲非也。我國人其共知此新發明之公理。如有負地之道者。彼白人卽欲取而代之矣。可不懼哉。

有錢而嗇刻者。俗謂之守錢奴。吾謂有地而荒蕪者。亦可謂之守錢奴也。如科其罪。則尤甚於有錢而嗇刻之守錢奴焉。蓋人終身勤苦。積蓄貨財。聚而不散。欲以此貽諸萬世。親朋隣里。均不得分其餘惠。此等人對於社會。洵有罪矣。而於天時地利。與其人一世之歲月。則亦可告無罪矣。以彼必有所爲於世。而後得以致富也。若有地而任其荒蕪者。雖與有財者。同得守錢奴之雅號。顧其所守者。爲間接

之財。而非直接之財。處寶藏山積之地。乃有田而不知耕。有山而不知獵。有海而不知漁。暴殄天物。豈可言哉。俗有「靠米囤餓死」之語。意謂有米而不知炊。至於餓死。與無米者同。有地而任其荒蕪。田野不闢。文明不進者。其何以異於是。伊索寓言。謂犬不食草。而有牛之草。牛失草而飢。犬得草而無用。無益於犬。而有害於牛。無論其草之本屬於犬與否。而終以牛奪之爲是。犬有之爲非。彼中之理論如此。推廣言之。乃以爲強國當滅弱國。文明人當治野蠻人。近如印度之受治於英。安南之受治於法。高麗之受治於日。其遺民宛轉呼號。而世莫有哀之者。職是故也。

大學言生財之道。而歸本於土地。故曰「有土斯有財」。本回「普里穆斯人。真是會家」云云。卽是發明此義。

自科倫布發見美洲。首作殖民之想者。實爲西班牙、葡萄牙兩國之人。英國人皆在其後。英人有勞甫者。懿律額斯后之嬖臣也。常以本國地小人多。思移民至美

洲得女王之許可。乃使其異母兄某往焉。所得之地。皆在北美洲。其人無不志在黃金。黃金既不可得。則廢然而返者半。窮餓而死。及爲紅人所殺者。亦半。其存者則以販黑奴種菸草爲業也。然數年之後。亦皆不存。其立法自治之風。不及百有二人遠矣。中惟勿爾吉尼亞之殖民。卽司密斯爲之領袖者。猶爲彼善於此。百有二人至普里穆斯時。其移民猶無恙。本欲與之同居。因勿爾吉尼亞例不收非國教之人。因復改轅而北。本回所云「遠隣是同氣的英國人。」卽指此也。

菸草固是毒物。而販奴尤傷人道。兩事皆作俑於英國人。菸草運入歐洲。始於勞甫。黑奴販入美洲。始於霍金。閱二百五十年而絕。誠黑人之浩劫也。

前清道光以來。中外通商之事。詳見江上蹇叟之中西紀事本末。至宣統末年止。共開通商口岸八十六處。

我國自三代以來。一姓興。一姓亡。其間必有革命。革命成。是爲一朝。此其情形固大異乎美國者也。而辛亥革命。則易專制爲共和。此又大異乎廿一史上之革命。

者也。昔周之興也。始自后稷之明農。至於公劉。遭夏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其勞。至於太王。爲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從之如歸市。王季文王。正己及人。雖當時之婦女。亦莫不躬行四教。是以風俗循良。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武王一戰滅紂。而有天下。及周公爲相。陳先世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勤儉樸實。憂深思遠之事也。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以道德化天下。與美國之政體不同。而開國之元氣。則有同焉。嗚呼。周室渺矣。而美國之遺風。猶去人未遠也。

華盛頓有名之英雄也。傳者極多矣。無煩作新說書者。爲之多費筆墨。故略之。美國之旗。七紅六白。相間成文。復加藍地白星。星爲聯邦之代表。其星之數。卽聯邦之數也。組織頗覺美觀。我國初與通商時。呼爲花旗國。蓋由於此。

一國之徽章。如旗幟然。各國不同。美國落機山中。多大鷹。飛而食肉。姿勢雄猛。美國人取以爲徽章。或謂鷹者殘殺之物。不足取爲立國之代表。議欲廢之。然未見

實行也。

第六回 法蘭西革命同兒戲 管社村國慶初散場

上回書中。說到高先生已把美國的開國事業說完。只因時候不早。衆人都要回家。被高先生留住不放。衆人只得坐下。聽高先生重新開場。諸位須知說書人慣用兩種話來。勸化世人。那兩種話。一是說件好事。使人聽了。有嚮往之心。這叫做善者可以爲法。新字眼又名爲積極的。一是說件歹事。使人聽了。有警懼之心。這叫做惡者可以爲戒。新字眼又名爲消極的。上五回書。高先生說的一百零兩個人。仁義忠信。開國成家。我們正該學他。自然是積極的話了。今高先生又要說出一段消極的事。要使看官們驚心動目。引爲前車之鑒。這便是高先生的苦口婆心。看官們切莫認作閑文看了。當下高先生說道。第一回書中。阿和兄說的「外國有甚麼法國和美國。」美國說完了。如今再說些法國的故事罷。原來法國又稱法蘭西。在歐洲的南面。也是二房一派。現在他們的政體。也是共和。但一百二十二年以前。法蘭西是



個君權十足的國。傳到國王路易第十六在位的時候。真是無道已極。路易第十六不及秦始皇的精明。而有他的暴虐。不及隋煬帝的風雅。而有他的荒淫。以致國裏的人個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後人有首七言律詩。咏他們的苦處道。

夫因兵亂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尙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常言百姓百條心。但若是結恨了百姓。大家齊起心來。倒又不是好惹的。在那個時候。歐洲各國專制的流弊。到了極步。法國尤甚。所以法國的人。無論男女。都看得自己的國王。如眼中之釘。總得拔去了。方覺暢快。大家又想既然萬衆齊心。要除去一個專制的魔王。當不是甚麼難事。但一國之中。總得有一個主。要廢去國王。須得先有一個替代國王的法子。可以治理得全國。方不致大亂起來。那個時節。什麼民主不民主。東半球上。還沒有這句話。美國人獨立的時候。法國也曾派兵去幫助他。見華盛頓於功成之後。不坐龍亭。不稱皇帝。不傳子孫。創了一種民主政體。總統是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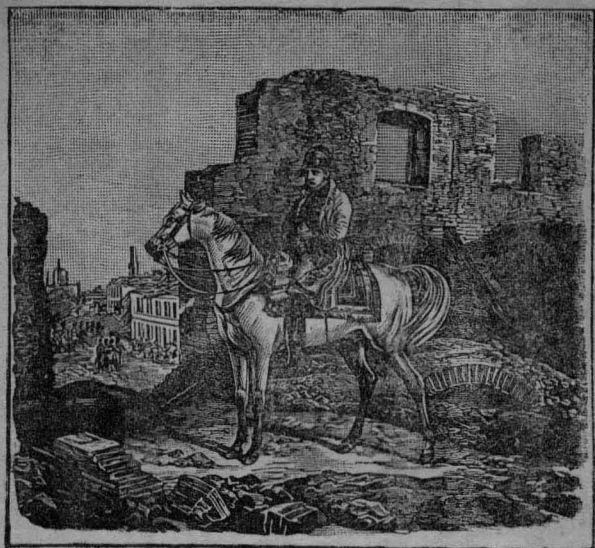
法國革命軍中的婦女

姓公舉的政  
事是百姓公  
議的。比起專  
制國來。豈不  
好了萬倍。這  
個消息到了  
法國。法國人  
羨慕得什麼  
似的。痛恨國  
王。更如火上  
澆油。跟手即  
起了革命軍。

法國的京城。名爲巴黎。革命軍是從巴黎以南的馬賽地方。殺起來的。其事在民國前一百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至今七月十四。是法國的國慶日子。革命軍起事。不但男子贊成。連女太太也來湊數。敲鼓的敲鼓。搥旂的搥旂。一路男女夾雜。如醉如癡。浩浩蕩蕩。殺進巴黎城去。巴黎的人也極歡迎。路易第十六。雖有雄糾糾的羽林軍。花簇簇的巴黎府。也是無用。連夜逃出城門。躲入離宮別院去了。革命軍那肯饒他。把他追了回來。路易第十六。落在革命軍手裏。生龍變做困龍。一切做不得主。革命軍說怎樣。他便怎樣。大家還氣他不過。把他的事跡。細審起來。竟犯了天字號的斬罪。赫赫的路易第十六王。就做了刀下之鬼。革命軍鬧了三個年頭。竟鬧成了一個共和國。我們從辛亥年十月初十日。武昌起義。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南京遂設政府。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共和成功。連頭帶尾。算來不過五個月。法國革命。鬧到三年。民間已很受苦了。但苟能從此以後。各人安守本分。休養生息。國家的元氣。也不難回復。共和的幸福。也不難享受。不料法國革命黨首領。一朝得志。你想專權。我想

發跡。大家無法無天。把自己親愛的同胞。看得如冤仇一般。遂至大起殺心。外國殺人。本來是有機器的。機器殺人。自比劊子手快速得多。然而那個時候。巴黎城內。幾十付殺人機器。還不夠用。該殺的人。也不知有好多。一時擠不上去。只得寄在監裏。以致監裏也擠滿了。好好的。一個法蘭西。在此共和時代。反弄得陰風慘慘。殺氣騰騰。說也可怕。照此做去。不上數年。怕法國人就要絕種了。幸虧雄才大略的拿破崙。做了總統。國裏慢慢安靖起來。可惜拿破崙的心腸。不及華盛頓那般公道。他摸準了法國人好動不好靜的脾氣。不殺自己人。又去殺外國人。東征西伐。年年不歇。法國人果然把個拿破崙。佩服到五體投地。拿破崙見時機已到。便自立爲帝。從此法國又變了專制國。當拿破崙得意的時候。開疆闢土。法國很有光彩。到底生薑吃熱粥。皮裏走了肉。人馬糧草。也賠了不少。有一回。拿破崙領了五十萬兵。向北去攻打俄羅斯。俄羅斯我們又稱他爲俄國。地連北冰洋。一歲之中。冬多夏少。他們是過慣的。所以不覺得苦。法國人是在溫帶地方生長的。怎禁得那種寒冷。拿破崙也不以

爲意趕著五十萬大軍。興興致致。殺向前去。一路如入無人之境。不曾逢見一個俄



拿破崙大敗於莫斯科圖中騎馬獨立者拿破崙也

雪天氣。西北風又吹得緊。正是風從火猛。火趁風狂。五十萬人馬。衝煙突燄。逃出火

兵。好像俄羅斯人。一聽拿破崙的威名。早已望風逃走了的。拿破崙不覺大喜。一口氣殺進他的京城莫斯科。莫斯科也是空空洞洞。皇帝百姓。都無影蹤。拿破崙相打尋不見對頭。心裏倒不免懷著鬼胎。一住數月。不見動靜。看看糧草已經完了。手掌大的雪片。又飄下來。軍士們飢寒交迫。怨聲載道。拿破崙正想退兵。莫斯科城裏。忽然火起。大街小巷。四面是火。下

坑焦頭爛額的。不知多少。這一場大火。勝似赤壁鏖兵。拿破崙落荒而走。看看火光漸遠。要定一定喘息。再作計較。背後俄羅斯大隊人馬。又追上了。法國人此時只恨爹娘少生了幾只腳。不管山高水低。也不管冒雨衝風。晝夜趲行。可憐五十萬人馬。生還的不上五萬人。其餘皆做了他鄉之鬼。拿破崙還不服氣。定要起了傾國之兵。再去報仇。惹得各國抱不平。各來攻打法國。拿破崙迫得退位。重新立了路易第十四的子孫。路易第十八爲帝。不上一年。拿破崙又悄悄的進了巴黎。路易第十八連忙讓位。拿破崙雖然帝星未退。也不過添做了一百日皇帝。又被各國趕入荒島之中。憂鬱死了。諸位想法國人因爲痛恨專制。故要革命。不料來了一個好大喜功的拿破崙。正合著「以暴易暴」一句古話。天翻地覆。被他攪了一十六年。接下去。又來了一個專制魔王路易第十八。在位一十五年。法國人叫苦連天。於是又起革命。又行共和。第二次大總統。不是別人。就是拿破崙的外甥。名叫路易拿破崙。路易拿破崙做了法蘭西的大總統。知道法國在這六十二年之內。已經過五次革命。大家

也著實厭煩了。正如俗語說的。「販楊梅折了本。見了棟樹子也心酸。」路易拿破崙政體寬大。與民休息。百姓很感念他。不料做到第五個年頭上。他又嫌大總統的稱呼。不及皇帝的尊嚴。便又廢了共和。自稱拿破崙第三。先總統。後皇帝。倒也和他舅舅的行爲。一般無二。獨至治國的經綸。戰陣的謀略。則遠不及他的舅舅。法國人受了他二十三年的災難。還不算數。又幾乎鬧出一個亡國滅種的禍來。當時因拿破崙第三無道。法國革命黨。又要起事。拿破崙第三苟能反躬自省。歸正棄邪。那革命黨鼓動不得人心。自然要他革命也革不成了。這方是釜底抽薪的辦法。他偏不然。又用了一個調虎離山之計。他以爲現在法國人。不見有敵國外患。閒了沒事故。要革命。若見外國兵打進來了。大家自然一心一意的。抵當外國人。那有心腸。自己殺自己呢。常言「手臂朝裏灣。」各國的人心。總是一樣的。拿破崙第三這條計策。果然巧妙。那時有個普魯士國。常與法國爭雄競霸。拿破崙第一恨得牙癢。久要與他開釁。如果戰勝了普魯士。一則可以免得革命黨起事。一則自己又添了光彩。那

樣不好。主義既定。便冒冒失失的。向普魯士下了戰書。沒有知道從前的法蘭西。國富民強。原是歐洲一霸。經屢次革命之後。漸漸露出貧弱的樣子來。譬如一個精壯的人。害過幾場重病。元氣已經大傷。那裏還受得起風波。拿破崙第一只知趁自己的私心。那管國人的死活。普魯士恰如初生的虎。勢不可當。接了法國的戰書。正中下懷。兩國開戰之後。自然普國常勝。法國常敗。拿破崙第三擄了。巴黎破了。普魯士更向法國割了兩省地方。賠了一千萬圓兵費。方肯講和。法國人痛定思痛。從此拏定主意。改了共和民主國。至今四十四年來。沒有甚麼變動。國勢又漸漸強盛了。法國從第一次革命。到給普魯士打敗止。總共鬧了八十一年。大大小小。一總革了七回命。共和變專制。專制變共和。糾纏了六回。枉死人命。損失財產。不計其數。比起美國人來。誰好誰歹。也不消辯論了。高先生說完了這一段話。管社小學校裏的燈籠。已是不亮。月落參橫。東方快要發白了。衆人起身作別。都說高先生今晚一席話。真好做。今回第二次國慶日的紀念。高先生的意思。正是



閑將苦口婆心語

說與田夫野老知

釋義

法王路易第十四。在位之久。王權之尊。兵威之雄。驕奢淫佚之迹。歐洲近世千年中。所未嘗有也。殂時子孫皆逝。曾孫路易第十五嗣位。亦五十九年而殂。路易第十六繼之。席三世之餘威。左氏傳所謂雖以無道行之。亦可畏也。路易第十四、十五兩主。與清之聖祖高宗同時。而老壽亦如之。清仁宗時。洪楊發難。勢若燎原。而不能革專制之命。獨法之平民。一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不數月間。而放逐暴君。民權立憲。向之徒託空言者。今一一見之實事。歐洲帝王。莫不震動。法人之毅力。誠不可及也。乃功成之後。不以國事爲心。而以爭權爲急。內訌迭起。幾覆邦家。是則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之之故。

本回云。「那個時節。什麼民主不民主。東半球上。還沒有這句話。」或曰。不有瑞士。爲共和國之先導乎。不知瑞士。一阿爾卑斯山中之小國耳。不能與法國相比。

當法國革命之時。瑞士爲英俄葡普四國所公保。尙不能稱爲獨立國。共和之制。亦未備也。法之渴慕共和。起而革命。實鑒乎美國耳。

法國革命之時。有軍校名吳才里勒者。作爲殺伐之歌。播之管絃。曾不一夕。已遍行於馬賽。每一讀之。則熱血潮湧。使人有忘死之心。是歌有不可思議之魔力。當馬賽人攻入巴黎之時。皆歌此以作氣焉。革命成功。法國採之。譜入國樂。一千八百九十二年。法兵艦赴俄。俄帝幸其艦。法兵奏此樂以迎之。俄帝至於免冠敬聽。其價值有如此者。然其詞意。未免過於偏激。近德國有文學家評之云。「法國革命黨。一鼓作氣。皆此馬賽歌之力。有以助之。然往而忘返。流而無節。非中正之音也。故使法國大亂。亘八十一年。死者一百二萬七千一百六人。銅駝荆棘。桑梓龍荒。皆此歌之流弊也。聲音之道。可不慎哉。」識者以爲知言。

法國大革命時。殺人之慘。雖張獻忠李自成之手段。亦不能過。今節譯如下。使讀者知本回「好好的」一個法蘭西。在此共和時代。反弄得陰風慘慘。殺氣騰騰。」

數語。原非浪言。而皆包孕歷史在內也。

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清乾隆之五十三也。八月十九日。暴民開革命法院。選酷吏主之。抗拒革命者。固殺無赦矣。而迹涉嫌疑者。亦必不能免。故有嫌疑律九條。一。凡非議革命政府者殺。二。不責王黨及中立黨者殺。三。口言共和自由革命。而與貴族僧徒及溫和黨交通者殺。四。不喜新憲法者殺。五。不效力於巴黎市廳者殺。六。出入上級人會者殺。七。曾爲立憲黨拉飛咽會員者殺。八。不力求自由者殺。九。危言激論者殺。凡涉此九者。革命法院。皆得捕而戮之。四出調查。則知應殺者。有七十萬人。下令大索。每日囚至巴黎者。有五千名之多。屠者三百人爲一團。每人日斬決百數十人。以爲常課。復嫌其太緩。乃置人於大漏舟中而沈之。名曰革命宣禮式。或對縛合年男女。投諸水中。名曰革命結婚式。河流皆臭。鳥雀啄人屍。魚含毒不能食。舟子無下篙處焉。今巴黎有游觀之場。曰康苦特者。林樹蔚然。風光特勝。而當大革命時。此卽殺人之處也。初法人名葛來汀者。刼一殺人機。革命之

時。此物利市三倍。甚至玩物肆中。製殺人機以媚小兒。閨中弱質。終日坐於康苦。特觀受刑之人。呼號宛轉。血肉模糊。不以爲慘。而以爲樂。人性之反常。至於如此。莫斯科。俄國昔日之都城也。宮殿街市之盛。冠於俄國。乃爲戰略上之作用。竟忍付之一炬。俄人此舉。誠有如俗語所云「吃了砒霜藥老虎」者。而其沉鷲之氣概。殊可驚也。此一役也。拿破崙之兵。戰死者十二萬五千。凍餓而死者十三萬二千。傷者十九萬三千。生還者四萬二千而已。

自革命之事。起於法國。而各國之憔悴於虐政之下者。皆有效尤之心矣。於是各國之政府。於防寇盜之外。又欲防革命黨。其實政府與革命黨。盡是一家人。紛紛擾擾。無論誰勝誰負。終是傷殘元氣。苟朝政清明。紀綱整飭。舉國之人。無不得於上之心。則雖有野心家。以搗亂大局爲快。其亦何從而搗亂之。語曰「止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知消弭革命。而措國家於磐石之安者。夫固有道也。